



现代温情休闲小说
红舞鞋系列



阿琪 著

女性聊斋

新华出版社

女 性 聊 斋

阿 琪 著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聊斋/阿琪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 12
(现代温情休闲小说系列)

ISBN 7-5011-3438-3

I. 女… 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350 号

现代温情休闲小说系列

女性聊斋

阿琪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小店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90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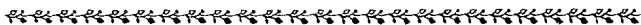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11-3438-3/I·176 定价:8.80 元



阿 琪

本名黄少云，1967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班毕业，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影子朋友阿琪》、散文集《女孩子的梦》，现旅居北京。



婴宁在京城流浪了三年。原本明朗的额头依然光洁，却在不经意中时常会闪现出三二道若有若无的细纹。美丽悠长的双目也蒙上了如烟似雾的忧伤。

婴宁总怀疑自己的前生是狐是鬼是仙而非人。她是如此地害怕人群，以至于在白天的街道上，她总是一再地丢失自己，或者是尽可能地缩成一团隐藏自己。

于是，在她做了一年的白领、一年的记者之后，她在这个城市的人群里突然地消失了。她的几个朋友四处打听、寻找婴宁，而婴宁却似稀释到空气中去了。只见寻人启事的白纸在风中回旋飞舞，一如招魂送鬼的纸钱。

其实，婴宁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每天午夜12点到凌晨2点，她打开直播间的调频，开始与这座城市中的某一位或几位女孩聊天谈心。她的“女性聊斋”热线专栏在开设了一年之后，宛如黑暗里的一条光明隧道，在这个城市的女孩中间流光溢彩。差不多所有的女孩都知道婴宁，但没有一个女孩会对同伴承认自己是婴宁的朋友。婴宁对



于她们来说，只是在每天的午夜时分出现的一道声波，恍若狐光，状若鬼影。

倒是婴宁每天关闭直播频道之后，披上白色风衣，在这座城市的立交桥上徘徊飘忽，心里在余音未尽地品味着刚才对自己倾吐心声的女孩们各不相同的性情。

有时，婴宁就会微笑着给匿名的女孩们每人冠上一个自己喜欢的芳名，比如星子、金子、绿子，比如菁儿、阿敏，再比如芮子等等。久而久之，不见天日的婴宁在这个城市里就有了数不清的女孩子与自己做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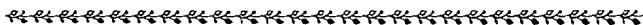
曾经有过记者生涯的婴宁，把她们一个个捏握成形，贮存到笔记本电脑里。深居简出的婴宁难免会有孤寂发闷的时候，每逢此时，这些星子、金子、绿子、阿敏、果果们就会幻化成婴宁床头的一大群布娃娃，与婴宁一块儿煮咖啡聊天，谈天气、谈服饰、谈发型，也会谈谈男人们。

又忽一日，婴宁突然依稀记起狐外婆曾谆谆告诫过自己。说是女孩子是不能轻易地沾染上男人的。不曾被男人触摸过的女孩恍如枝头的花蕊，纯净而芬芳，宁静而致远。是人人都会觉得可爱的。而一旦一位女孩子被哪个男人亲近之后，女孩子便不再为女孩子，而刺扎扎地被称呼为女人。



婴宁始终搞不清，是做个枝上的女孩子好，还是被谁采摘下来成为女人更好一些。但婴宁想，狐外婆大概是可以归入女人一类的，而狐外婆似乎有时不快乐，有时又很快乐。

婴宁于是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叹气。婴宁自忖，面对这世界的男人和女人，自己是更爱女人一些的。虽然，至今与女人的亲昵也仅仅是嬉笑怒骂而已。可是，心理上对女人的那份牵挂与心痛却与日俱增。这世界只因为有了女人，便一切都可以说得过去了。只因为，女人是爱，而爱便是一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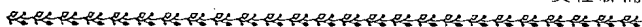
小 菁

小菁是个文静、内向、秀气的女孩子，平时说话很少，别人问她什么，她总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显得冷漠，更不是热情喷火地与你饶舌。安安份份，像个绒布小猫。她又特别胆小，甚至不敢从五楼的窗子里探身子，朝下面望一眼。可是，有一天，她却从五楼的楼顶上跳了下去，这使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吓了一跳，虽然，她没死，掉在小商贩的帐篷上，侥幸捡回了小命。

这，都是为了那一篮子的小鸟。

小菁上下班，必定要穿过镇上的菜市场。她刚刚满 20 岁，母亲对这个独女宠得了不得，洗菜做饭从来不要她染指。所以，菜场里浑浊的腥臭腐酸味，她怎么也习惯不了。每次路过菜市，她总是小心地回避熙攘拥挤的人流，绕开地上的脏水，快而又快地逃跑。

可是，有一天，她一反常态，突然停了下来。而且，竖起耳朵，削尖了脑袋，一个劲地朝人群里钻。



她很快拨开一个个鱼肉篮子，在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婆面前蹲了下来，俯下脑袋，长头发几乎扫到了地上。

很明白嘛，一声声一串串鸟叫就是在老太婆的竹篮子里。小菁伸手就要去掀篮子上的布。

老太婆一把摀住小菁的手。

“小姑娘，阿要买雀儿烧来吃，味道鲜得来打你耳光也不松口！”

老太婆，树皮脸，狼爪手，筋骨嶙峋。额上眉间缺了几分慈祥，多了三分的狡诈。她警惕地往身后左右看看，说话声压得低低的。

她脚跟头的大竹篮子，严严实实遮上了一层蓝土布。惊悸、惶恐、呼救的鸟叫，透过土布，乱糟糟的，叫得小菁心焦。

一刻钟后，小菁满头大汗，提了大竹篮子，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她用准备买裙子的钱，换了这么多鸟。她喜欢小不点儿的小动物，但她并不特别喜欢小鸟，因为，小鸟不容易亲近，总是还没有等她靠近，就扑腾没了，让小菁觉得鸟儿们好清高。不过，她不能想象一篮子活跳活叫的小鸟，转眼间变成了别人餐桌上的下酒菜。这太残酷了，连想象一下，小菁都觉得不能容忍。

小菁兴奋得脸红彤彤的。她一路上小心提着



篮子慢慢地走，努力保持着篮子的平衡，她不能让小鸟们再受惊吓。小鸟好像知情似的，叫声变得欢快的，尖声细气，婴孩般哑哑学语。小菁心里一半儿高兴，一半儿还有些心悸，惊魂未定。隐隐中，担心树皮脸的老太婆会冷不丁地扑上来，伸出她的爪子索回小鸟，仍旧拿去炒菜下锅。这样联想，小菁干脆快跑了起来，三级并做两级登上楼，奔进她自己的办公室。

她打算上班点卯后，再向主任请假，到平山上把鸟儿放了。

办公室里的胖女人老贾和小青年小毛，已经到了，正在抹桌子拖地板，热热闹闹的鸟鸣，鱼贯涌进了他们的耳朵。于是，都吃惊地回头。只见小菁急冲冲撞进门，神秘兮兮地，把手里提着的竹篮子往她办公椅子里侧靠墙，放稳，又回转身关上门，这才如释重负地坐下来，掏出素白碎花手绢儿擦汗。

不一会儿，全单位的人都听到了欢快的鸟叫，就都拥到了小菁那里，挤着要看鸟。小菁已经对小毛、老贾等人讲了一遍她怎样听到鸟叫，找鸟，又与老太婆吵着要把鸟放了，老太婆不肯，她于是买了鸟的过程。但仍有许多人没有听到没有听全，她



就又讲述了一遍找鸟买鸟的经过。接着第三第四遍人来看她的鸟，叫她讲买鸟，她就讲了第三第四遍。她越来越兴奋，脸也越来越红。她的讲述更是越讲越生动，加上了很多的描绘。讲到她如何使劲掀篮子上的布，老太婆又如何凶神恶煞赶她走。小菁说：“可惜你们没有看到，这个老太婆好凶哦，像狼外婆呢！”围观的人都笑了。

这时候，隔壁外单位的人听到了鸟叫人声，也赶了来，小菁于是擦擦汗再讲。

猛地，小菁看到人群中有人用异样的眼睛盯着自己。她愣了一下，认出是办公室主任老宋。她脑子里一乱，停了会，觉得心里发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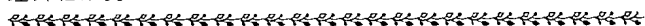
这时，有人问：

“小菁，你买了这么多的鸟，到底是干什么用啊？”

小菁眼皮翻了翻，白了那人一眼，刚想说什么，又有人冲着她叫：“是呀，这么多的鸟，不如请大伙儿聚聚餐，打打牙祭，我们也来凑凑份子。”

“让我看看，是不是鹌鹑。鹌鹑的肉才叫鲜嫩味美，好吃得很呢。用油一炸，醋一烧，连骨头，都保你一嚼就碎，一抿就化。”那人说着话就要动手。

小菁慌忙把篮子护住，双臂围上，紧紧抵在胸口：“你们胡说什么，吃鸟？怎么可以吃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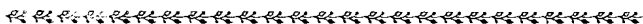
小菁闭了闭眼睛，表示极大的愤慨。当她睁开眼睛时，她看到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她。这种眼光集中到一起，好像就要逼上前，来夺走她的篮子，再把欢跳欢叫的小鸟们一只一只抓住，扔进滚烫的开水里，像父亲拔鸡毛一样地拔毛宰鸟。

小菁不由得一惊，脑神经绷紧，心狂跳，更加慌得不行。

她本能地护住篮子，后退着离开，出门。然后，下意识地，她没有下楼，却踩着楼梯，一级二级爬上了五楼顶。到了顶上，她的心依旧慌得不行，并没有人追她，可她觉得那些人还是能够穿过一切，来抢走她的鸟。

于是，她什么也不去想。不能想了。她把耳朵紧紧贴在篮子上，倾听小鸟的轻声细语。可是，奇怪，篮子里死寂无声。她一急，猛地掀开厚厚的蓝土布。

“轰哇——”小鸟狂呼，一篮子鸟，齐刷刷，在瞬间如风如电，飞掠过小菁眉梢，冲向天空。两只小鸟在楼顶上空盘旋了两圈，才飞走，好像在辨别回家的方向。其余的，扑翅膀，翻筋斗，滑翔出美丽的弧线，扶摇直上，飞得好高好远，很快变成了一个点，又很快溶入了蓝天白云。



好快活哟，小菁看呆了。她一动不动，坐到水泥楼板上，仰望天空，什么也不用想了。感觉中，好像自己也飞上了天，和小鸟们一起，飞得和它们一样的高，一样的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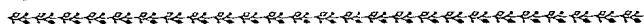
这天上午，小菁没有再去办公室。偶尔，有几只小鸟飞到楼顶上，“啾啾”絮叨了一会，又飞走。又有鸟从天的那一边，飞到天的另一边，荡秋千似的，小菁就痴痴地想，会不会是她的鸟呢。

下午，上班时，小菁突然觉得自己很讨厌办公室。于是，经过她的办公室的那层楼时，她没有停下，又登上了五楼顶。在那里一下午，静静地看小鸟们在蓝天下飞。

这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的小鸟都飞回家了，停栖在她的花手绢上，漂亮的白嘴红喙，争着啄她盆子里的面包屑，小鸟欢乐地唱歌舞蹈。

第二天，老宋要她抄写一份文件，递给她时，老宋细细地盯了她一眼，说：“鸟都放了？”

小菁很高兴地说：“放了！”接着，她看见老宋和老贾交换了一下眼色。小菁没有去多加理会。她还在想她的鸟，想她的鸟会不会真的飞回来看她，像她梦见的那样。



过了一天，老贾也问她：“鸟都放了？”

小菁依旧很高兴，说：“放了！”她又看见老贾和老宋交换了一下眼色。后来，她看见老贾和许多人交换眼色。单位里的人，隔壁单位的人，看见她，都用一种研究的目光，细细地琢磨她。

前后办公桌的小毛，也好几次回过头定睛看她。小毛和她同一批进单位的。他请她看过电影，喝过一次咖啡，她则送过一把扇子给他。

终于有一天，小毛扔给她一团纸，要她到外面等他，他有话要对她讲。

小菁就到了外面。她等了一会，不见小毛出来，走廊里来来往往的，又都是人。她就踩着楼梯，爬上了五楼顶。

小毛出来后，不见小菁，也到了五楼顶找她。

小菁羞答答地问小毛有什么事，她以为小毛又要请她看电影，或者喝咖啡。

小毛看到顶上没人，就拉小菁到楼顶中央。这样，即使马路上的人也看不到他们俩。

小毛说：“你把鸟都放了？”

小菁愣了一下，脸涨红，又一下子煞白。她说：“放了。”声音小得不如蚊子叫。

小毛又说：“以后不要再买鸟放了。你知道别



人都说你什么？说你不是神经不正常、脑子有毛病，就是做了亏心事，放生积阴德。”

小菁脚底一软，一屁股坐到了楼板上。

她呆滞发直地看着小毛，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又好像不认识小毛了。

小毛看看小菁，也有些不认识她似的。觉得坐在楼板上的小菁，很怪，不像单位里其他的女孩子。他又看见小菁鼻梁上有几颗雀斑，不怎么好看。他脚下无意识地一踢，一只竹篮子跌跌撞撞，滚到了楼顶边缘，停留了一下，留恋他似地，然后，掉了下去，无声无息。

他又惊觉脚下踩了软绵绵的异物，低头一看，是一块蓝土布。他急忙闪开。

小菁盯着竹篮子滚落的方向，脸上虚无飘渺的，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小毛说，我们下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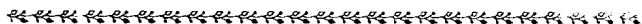
小菁也不抬头看他。

小毛说，那我先走了。

小菁仍旧不动。

于是，小毛真的下去了，先走了。在他转过身时，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有些怕。

小菁和小毛以后就互相不搭碴，开始是小菁板着脸不理小毛，后来小毛也不理会小菁。两个人



工作上要联系时，眼睛都看着别处，好像对办公桌子说话，硬梆梆地把话扔来扔去。或者，干脆请老贾做中转站。

老贾私下对老宋说，小菁变了，变得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中了邪掉了魂似的。这话又有人拐弯抹角告诉了小菁。

一个月后的早晨，小菁像往常一样，赶着上班，照例又路过每天都要路过的菜市场。这天，她又停了下来，然后竖起耳朵，削尖了脑袋，一个劲地往人群里钻。她很快地拨开一个个鱼肉篮子。

一模一样，树皮脸、狼爪手的老太婆，大竹篮子，严严实实的蓝土布，乱糟糟，小鸟在呼叫。

好像小菁买去放生了的小鸟，又一个个让老太婆逮住，重新回到这里被出卖。

小菁头晕旋，剧痛。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她的太阳穴。她惊叫了一声，捧住脑袋，逃也似地，一口气奔到五楼顶上。她放声痛哭。

她哭了很久，她的哭声把许多人引到五楼顶上。小菁哭得昏天黑地，不设防地抬头，看到这么多的人挤成一堆，远远地看着她。

里面有她认识的老贾和老宋，还有不认识的很多人。但是，没有小毛。三天前，小毛已经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